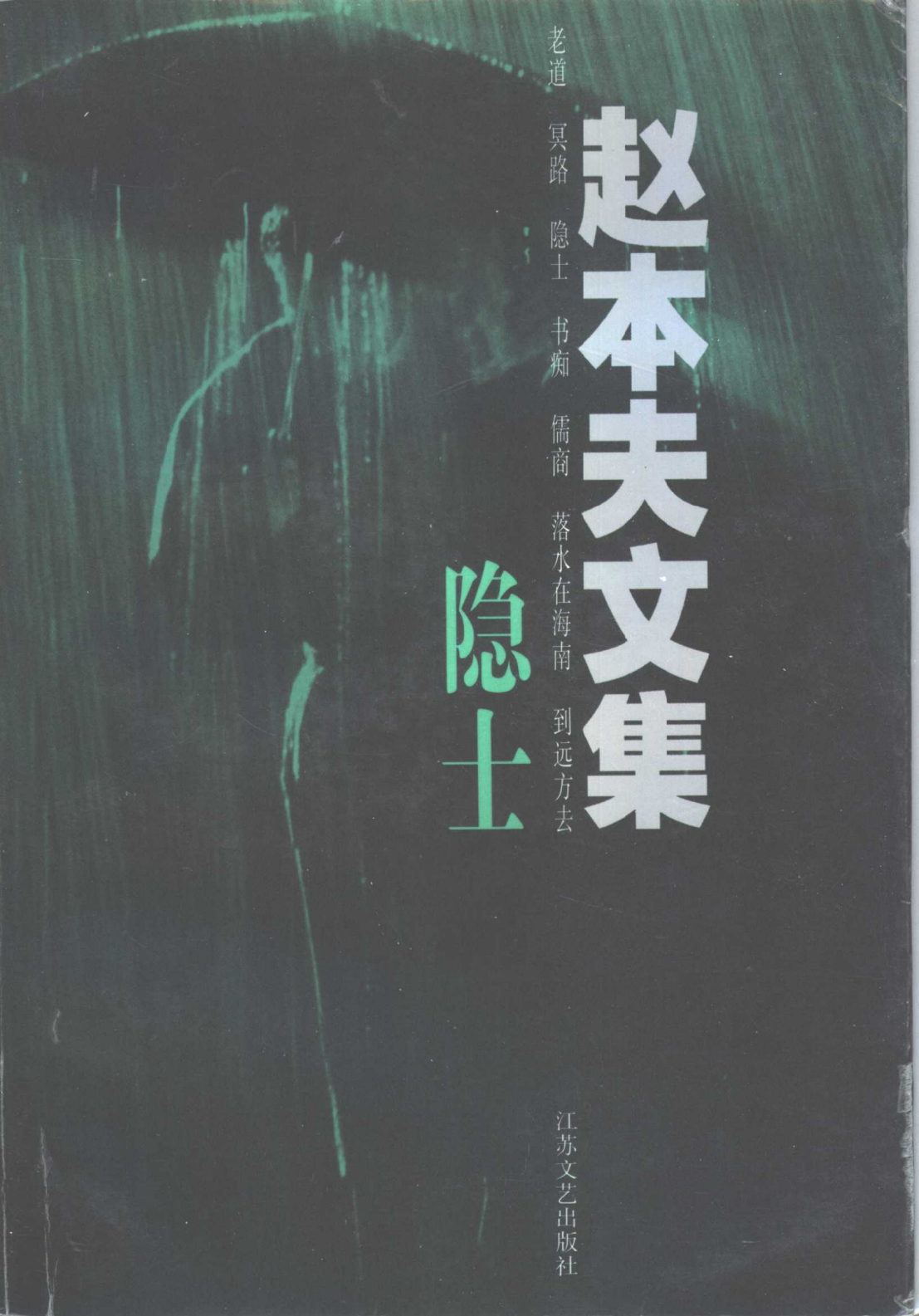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赵本夫文集

老道 冥路 隐士 书痴 儒商 落水在海南 到远方去

隐士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one wall, possibly a traditional Chinese wall, with a white object, likely a piece of clothing or a bag,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. The wall is made of large, irregular stones, and the lighting creates strong shadows and highlights, giving it a textured appearance.

赵本夫文集

隐士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摄影：忆君

隐士

作 者：赵本夫

责任编辑：陈敏莉

责任校对：石 泓

责任监制：胡小河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京新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2 印张12.375

字数：280,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1258—8/I·1170

定 价：65.00元(套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小说是可以散文化的，当代不乏这样的优秀作品。我的散文却是小说化的。

这本散文集，是我散文小说化的一个尝试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写了很多人物，都是些真实的普通的人。他们或隐于市，或隐于野，茫茫人海中很难觅到踪迹。他们分别出现在我人生的某一阶段，都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一些印迹，甚至对我产生了某些影响。多年后当我坐在紫金山下的书房里回想往事的时候，他们又一个个走了出来，印象依然那么清晰。这些人多数都很平凡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优秀，他们的人生像陈年老酒，因为藏得太深，味道就更加浓郁。那是一种真正的人间的滋味，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，应是作家取之不尽的滋养。

我和他们曾经同在。至今仍然。

这本散文集，其实也是我自己人生旅途的一个记录。虽然并不完整，但读者仍可看到我是怎样从乡村走向城市走上文学之路的。那的确是一条漫长

的艰苦的道路。我并不崇拜城市，但城市是乡村的一个梦。我已经走进梦里，可我知道我仍然属于乡村，属于大地。我只是完成了一个过程。

98. 5

目 录

老 肖	
——人生旅途	/1
马校长	
——人生旅途	/3
老 袁	
——人生旅途	/6
三友人	
——人生旅途	/9
黑砖	
——人生旅途	/12
杂货店主（上）	
——人生旅途	/15
杂货店主（下）	
——人生旅途	/17
老道（上）	
——人生旅途	/19
老道（下）	
——人生旅途	/21

目 录

冥 路	
——人生旅途	/24
三先生	
——人生旅途	/27
灶 窝	
——人生旅途	/30
隐 士	
——人生旅途	/32
蒋寿山	
——人生旅途	/34
小老师	
——人生旅途	/36
书 痴	
——人生旅途	/38
汪先生	
——人生旅途	/40
语 境	
——谈程大利的中国画	/42

目 录

蹴鞠	
——岳庄民趣	/44
扮榆棋社	/47
边界小村	/54
又见槐树林	/57
连云神韵	/59
老树	/61
街头	/63
怀念鞭炮	/69
封阳台	/71
儒商	/73
登山	/76
落水在海南	/83
别一样人间	
——访日纪行	/99
苏中对	/108
杂木林的呼唤	/126
历史·民风·乡情	/192

目 录

童年拾零	/199
雪 里	/203
碎 瓦	/220
到远方去	/258
我的愿望	/283
答《青年作家》记者问	/285
积累·发掘·构思	
——回顾《卖驴》的形成过程	/288
把人物写活	/294
多一点历史的思考	
——《万客与女人》	
创作谈	/299
土地与人	
——《逝水》琐记	/304
与李星的通信	/309
附录：李星的来信	/312
小说做法与挠痒	/317
小谈小说语言	/322
原汁原味	/324

目 录

和陈思和的通信	/327
附录：换一种眼光看人世	
（陈思和）	/330
和陈思和的通信	/340
附录：蜕变期的印痕	
（陈思和）	/342
坚守神圣	/349
耐 烦	/351
江苏有个丁帆	/354
和丁帆关于《酒辙》的通信	/358
附录：一次痛苦蜕变的艺术	
尝试（丁帆）	/361
通俗与消闲	/365
寻找自己的世界	/367
与储福金的通信	/370
附录：储福金的来信	/372
《冬之旅》随想	/374
文学·气质·成才之路	/378
还是慢慢道来	/382

老 肖

——人生旅途

小时候在乡下，老百姓把放电影叫玩电影，就像玩魔术一样稀奇。那是五十年代。

每逢老肖要来放电影，村里人几天前就知道，大人小孩都高兴，候着过节一样。老肖放电影一村一村来，今天到这村，明天到那村，排得好好的。他的行踪，大家都知道。

终于轮到我们村了。

老肖拉着平板车。车上放着机器，还没进村，人们就迎上去了。且奔走相告，大人们说：“老肖来啦！”孩子们说：“玩电影的那个家伙来啦！”孩子们称老肖“那个家伙”丝毫没有不恭的意思，相反是一种极亲切极快慰的称呼。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，乡村极少有文化生活，而电影队的到来是个几乎可以令全村沸腾的喜事。那时孩子们除了崇拜毛主席，往下说差不多就是崇拜老肖了。

老肖来到后稍事休息，就忙着栽杆子拉幕子。这时空地上已陆续来了一些老人孩子抢占地方，搬个板凳坐那里等候，看着老肖忙碌，说些让人高兴的话，或者回忆上次电影的内容。大家的心情都格外好。如果这时有谁被老肖喊去搭把手帮帮忙，比如扯扯绳子什么的，就几乎是一种很光彩的事了。

天还没有黑透，银幕前就已坐满了人，大都是本村的，也有附近小村的。来得晚的只好踩着凳子站在外围。孩子们都来得早，差不多已等了半下午。这时憋一泡尿又不能出去，怕一动地方位置被人抢去，就在档前的地上用瓦片或什么硬东西挖一个小坑，趁人不注意撒进去。一时渗进土里，再用脚掩土埋好，无事人一样。凡是孩子成堆的地方，总会有一股臊气弥漫，全是孩子们干的勾当。

放映前先是由村干部讲话，多是说些当前的工作，最不受大家欢迎，就有嘘声。讲话赶紧结束。接着是老肖讲话，大家就鼓掌。老肖介绍当晚影片的名字和内容，很简洁，而且用普通话。老肖的普通话水平实在一般，有些半生不熟的，至多只能叫普通字。但大家听了也新鲜，且纳闷，下午老肖说话还和咱们一样，怎么一讲话就变成这味？后来知道，电影放映员还有推广普通话的任务。大家就肃然起敬：看人家说的，快叫咱听不懂了！

放一晚电影，大家还是不尽兴。第二天老肖要走，都有些恋恋不舍，问老肖啥时再来？老肖挤挤眼说过些日子还会来的，等着吧。

大家就等。等待老肖就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二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，知道老肖是县电影队的，并和他成了好朋友。我问他，你到过多少村庄？老肖笑笑，摸着已经谢顶的大光脑袋，说记不得了，全县的每个村差不多都去过吧。

老肖放了三十年电影，现在老了，不放了，也不说普通话了。可他身体依然很好，他说是年轻时跑路练的。我信。

马 校 长

——人生旅途

马校长是我小学的校长，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那时太小。而且说不准他的年龄，大约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。在孩子的眼里，大人都差不多大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。

小学设在赵家祠堂，初小，只有四个年级。

前院东厢房是先生的办公室，西厢房是一、二年级合用的教室。后院西厢房三、四年级合用，东厢房放些杂物。主殿依旧空着，有时村干部开会用用，春节时族人在这里祭祖，阴森森的。平日学生不大敢进去。

全校只有两个老师，一位是马校长，兼教语文；另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，兼做教务主任。两位老师家都在附近村上，有时晚上回家，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，各人住一间，合用一个灶。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。马校长的尿罐就是一个土盆，灰色，白天放墙根晒，老远就闻到臊气。刘老师是个小青年，就讲究得多，尿罐是方的，好像紫砂一类的东西，很精致，用完了白天用水冲洗，还用一块旧布擦拭，翻来覆去地擦，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，放下了还要直起腰端详一阵。村里人说刘老师的尿罐干净得可以熬鸡汤。

五十年代初，乡下办学条件差，一个乡几十个村不过两三所小学。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，已经很好了。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很麻烦，一半坐一年级学生，另一半坐二年级学生。老师教一年级时，二年级做作业，反之也一样。这就难免互相干扰。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，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，敲得梆梆响。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小的七八岁，大的十七八岁，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。下雨天，有小媳妇来送伞，脸红红的，年龄小的学生就起哄：“下雨天，满地水，媳妇送伞抿着嘴儿，媳妇媳妇你别跑，吃口奶子亲个嘴儿……”小媳妇转脸就逃，小丈夫则满脸羞红。那时正上课，老师喝斥不住，一时又有小的尿湿了裤子，大学生从桌底下捅小的一拳头，小学生就哇哇大哭。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。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，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一会敲敲这个，一会拎出去那个。被拎出去的冬天罚冻，夏天罚晒，院子里总有几个学生站着，教室里学生就探头探脑。

刘老师很阔气，头发梳得光光的上了蜡，中间分一道线，叫“二马分鬃”，喜欢在帽檐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，一走路闪闪发光，很好看。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，后来听说其中两支只是笔帽。其实这是五十年代农村的一种时尚，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、戴金戒指一样，算不得什么。村里人有些看不惯，刘老师威信不太高。

马校长就不同了。马校长个子很高，稍有些驼背，长脸，大背头，穿着不太讲究。写一手好毛笔字，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。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也请他写喜字，娶媳写双喜字，嫁女写单喜字。喝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。马校长酒量很大，可以喝三壶，脸膛红红的，喝醉了低了头不说话，蹒跚着回学

校。大家就很满意，说马校长喝好了。

马校长打学生，威信却很高。平日里，他总笑咪咪地像个大妈，很慈祥的样子。但学生捣蛋时，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，而且只揍屁股。总是把你脑袋夹在胳膊窝里，从背后俯下身去一阵大巴掌，打得呱呱呱呱响，或者用教鞭抽，决不留情，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。村里人老看到高高大大的马校长背上驮个孩子出校门找医生，就有人在远处喊：“马校长！又打伤一个？”“又打伤一个。”“该揍！”

村里人不怪他。还说他教学认真，心眼好。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：不听话只管打！

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。村民们从来都这么认为。

我跟马校长上到四年级，都当级长。后来小学建成完小时，他和刘老师都调走了。四年里，我挨过马校长两顿打，一次因为瞌睡，一次因为砸了刘老师的尿罐子。刘老师的尿罐子老被学生砸烂，差不多十天八天就要换一个。换个新的还是紫砂。现在想来，刘老师其实生活得很有品位。

马校长和刘老师是我人生最早的启蒙老师，其实他们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。三年前我有一篇小说《到远方去》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，我在里头说至今仍记得一年级刚入学时的课文，第一课：开学了，第二课：我们去上学，第三课：学校里同学很多。四十多年了，不知两位老师是否还活着。

1996.8.14

老 袁

——人生旅途

我吸烟是老袁教会的。或者说，是他教唆出来的。刚参加工作时，在县革委会通讯组，就是经常写点报道给报纸电台。那时什么坏习惯都没有。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工资，除去吃饭，一年还能省一百块钱给家里，很能办点正经事了。

不久，通讯组来了一个叫袁毅的人，瘦高个头，大大咧咧的。爱走神。你给他半天话，他也眼瞪瞪地看住你，很专注的样子。说完了，他却把脖子伸过来：“你说啥？”老袁原在河南省一家报社工作，离婚了，就调回家乡。

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记者，我对他很尊重，时常虚心求教。他也很喜欢我，两人对桌办公，一会扔一支烟给我：“吸！”老袁吸大前门，裤子都是买成品，二十几块钱一条的；裤缝熨得笔挺，很有派头。一个大院的人都刮目相看。那时一般干部吸烟都是红骑兵或者丽华，还有吸联盟和白皮的，在袁毅面前都显得寒酸了。我被他一复一日地培养起烟瘾，就再也丢不下了。

老袁生活没规律，半夜不睡，早上不起，坐在被窝里还要吸几支烟。那时上下班很严，但老袁是个例外，居然没人

敢管教他。偶有领导客气地提醒，老袁就把脖子伸他面前，极和气而又极明白地告诉他：“我的事你最好别管。”领导就狐疑地愣住了，终于讪讪地说：“老袁你真会操！”渐渐，大家都神秘地明白了，记者大约就是这样子。

老袁见小不大，见大不小。又爱管闲事。常为一些人的调动、提干等棘手的事去找领导，一点儿都不怯场。一般找县委常委，包括县委书记。县委书记是武装部政委兼任的。还是三结合军管时的格局。大家平日多称他政委。政委也是瘦高个头，不爱说话，遇事发脾气就骂人“×养的！”机关干部都怕他。老袁不怕。见政委在会议室排椅上坐着，就大大咧咧往他身旁一靠，鞋子一脱蹲上去。老袁爱蹲。政委便厌恶地皱皱眉，斜他一眼。

老袁并不在乎，先点上一支烟，再凑凑靠得更紧，一边神秘秘地说，一边不断用手拍政委的肩。他拍人肩的姿势极优美，不是把胳膊抡圆了使劲拍打，而是全靠手腕的功夫，用五个指头和掌心轻轻敲击，像弹肉琴。全县几十万人没人敢这么拍政委的肩，可老袁敢。政委极力忍着他的脚臭和烟味，不便立即发作。大记者，了得？但他无穷的敲击又让他不堪忍受。老袁敲一下，他便往外挪一点。老袁也就跟进一点。不一时便从排椅东头敲到西头。于是老袁换个位置，绕到政委西边重新蹲下，依旧是边谈说边敲击。

如是又把政委从西头敲到东头去。你若不答应，两个小时内，他能把你敲几个来回。政委终于吼一声：“×养的，烦不烦！”

老袁却笑了：“×养的，你歇会？”托他办事的人在外看得心惊肉跳，直担心政委会拔枪把他崩了。见老袁出来，忙